

耀眼的铁花



魏炜

周末休息,儿子说和几个同学约好了,要去一个体验馆看铁花。听到“铁花”这个词,我眼前就映现出那年铁花飞溅的场景来……

38年前,我高中毕业,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加工厂上班。厂子不大,只有六十几号人,但各工种一应俱全。一个大车间里,车、铣、刨、磨床,或立或卧;一块空地,是钳工们干活的地方,再有大活儿,车间里放不下,他们就在院子里干;电工是来回晃悠着检查

的,看上去吊儿郎当,却是个女娃子;还有电焊工,不管刮风下雨,他们都在外面的工棚里干活。

我接手干会计,有间办公室,稍有闲暇,就往车间里跑。一是车间里都是年轻人,聊得来,二是对那些机器很好奇。进车间,是要做好防护的,因为你不知道铁削会从哪个方向飞过来,又不知道会落到什么地方。工友们甭管春夏秋冬,都要穿着厚厚的工作服,戴着套袖、手套、帽子、口罩,能不露,尽量不露。但即使这样,也难免会有铁削打到脸上、手上,留下一块块红斑。车间里充斥着各种单调的声音。车床车零件,是那种亟不可待的“滋滋”声,而刨床,就不慌不忙了。要是有谁在用砂轮打零件,就让人躁动不安了。

那时,我很想跟着哪位师傅学点手艺。一个大小伙子,在办公室里当会计,实在

不是我心所愿。但没人愿意教我。人家都很忙,计件拿奖金的,教我耽误工夫。再说了,我若上手,干出了次品,算谁的?那些铁件从大厂拉来时,是可丁可卯的,没有富余,坏了一个,就极麻烦。

但还是有了一次实操的机会。那天,我们给一家大厂加工制造的大铁钩送货后,检测不合格,人家要我们返工。那些大伙拉回来很费力。不合格的原因是外沿光滑度不够,组装后会影响设备的性能。领导决定暂停一切工作,全体人员都赶到大厂去,现场加工。我就跟着大伙出发了。

到了大厂,我们分成若干小组,排好了班,轮流上。我们每人一把手持电砂轮,磨外沿。砂轮碰到铁钩,即刻迸发出亮丽的火花。那铁花飞溅而出,像一把刚刚打开的扇子。十来个人同时开工,偌大的车间里铁花

飞溅,像节日夜空中绽放的焰火,壮观又瑰丽。但没超过十分钟,我就无心再欣赏这美景了。几十斤重的砂轮,抱着就够沉的啦,可还得瞄准了那些凸起的部分,用力压着砂轮去磨。胳膊酸了,汗水已浸湿前胸后背。有些飞溅的铁屑,落到胳膊上,烫得生疼。但我们都知道,这货要是验不过去,我们厂会赔一大笔钱,而且声誉会受损。一道道飞起的铁花后面,是一张张凝重的脸。那时,我是咬牙在坚持。而那刺耳的噪音,更让我体味到坚持有多么难。每一阵噪音响起来,都刺激得我像是要爆炸了一样。即使用纸堵住了耳朵,也根本不管用啊。

我记得,那天,我们干到了凌晨两点多,终于验收合格了。坐车回家,人人都软得像一滩泥,没人再说话,但心理上是轻松的。第二天,我开始腰酸背疼,好几天才算过去。胳膊上的烫伤,爆掉了一层皮,才算是彻底好了。

及至后来,我考上公务员,离开了工厂,但那飞溅的铁花,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有了那段经历,我的确知道了劳动的艰辛。歌颂劳动者,我觉得,用再美的辞藻都不为过。

想到此,我对儿子说,如果能亲自动手制造出绚丽的铁花来,一定要试试。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懂我的意思,我想让他真切地体味到劳动的辛苦,珍视劳动,尊重劳动……

中年货车司机

李骁

半夜山道上,沉沉夜色如墨,一道车光打在道边黑压压的松柏树上,那些树恍如一群威严的老人站立着。

“啪、啪、啪”,这是我堂弟在扇自己耳光,42岁的他正开着货车去往城郊工厂。开矿山的老板对他交代,这几天厂里催着要矿石加工,必须加班加点把矿石从山里运出来。

堂弟是给矿山老板打工的,驾驶着一辆载重量达14吨的重型货车,专门运送矿石出山。他身子精瘦,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驾驶那个庞然大物的。

这夜路上,堂弟为何要朝自己扇耳光?他说,实在是太困了,眼皮直打架,猛扇几个耳光,好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以前开车疲倦时,他会用力按、揉、掐、拍自己身上的穴位,但这次那些动作不管用,干脆扇耳光。

堂弟的表现,让矿山老板很满意,接连给他在微信里发了两个红包。但堂弟感到难为情,没接红包,老板来了电话,大声说:“必须接,干得好!”

“哥,这辈子,除了我自己,还没有谁打过我的耳光。”堂弟对我说。

堂弟是我么叔唯一的儿子。当年,我们老家那个村子还有一所土墙歪立的小学,堂弟在那里读到四年级时,村小被撤并到镇上小学,就转移到镇上读完了小学,然后升学到镇上读初中。但上完了初中,他再也没信心去上高中了,特别是每次上数学课,他总是如坠云雾,看黑板上书写的数学题似看天书。

18岁那年,堂弟随么叔夫妇去了浙江一家鞋厂打工。干了不到一年,他感觉在别人手下打工太窝囊,要自己单干。于是他跟人去批发水果,不到一年,把么叔给他的5万元“创业资金”全亏了。么叔说,你还是去学门手艺吧,天早饿不死手艺人。

21岁,堂弟回到故乡跟师傅去学厨师。学成以后,他不想给人打工,就自己开起了一家饭馆。创业资金,又是么叔支持的。馆子开了两年就关门了,一是生意清淡,二是被堂弟隔三差五请来的酒肉朋友们大吃大喝给吃垮了。

堂弟25岁结婚,妻子是他开馆子时在店里洗碗的一个女孩。婚后一年,他去学了驾驶。后来,他就去开货车,运输建材、煤炭、矿石等货物。而今,他干货车司机已14年。

去年秋天,么叔突发脑梗,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就花费了8万多元,我堂弟一声不吭地付了钱。么叔的命是保住了,但落下半身不遂的残疾,只能坐轮椅了,还要长期服药。

么叔住在城里堂弟家,夜里睡觉很闹,一个小时就要翻身一次,或者嚷嚷口渴要喝水、要上卫生间。不到半个月,么叔娘和堂弟就有了“熊猫眼圈”,厚厚的大眼袋。有天,么叔说:“是我拖累了你们,要不我去……”还没等么叔说出那个字,堂弟一把就捂住了他的嘴:“爸,我们永远不会嫌弃你、放弃你的,我给你保证!”么叔呜咽着哭了。

我想象着堂弟在半夜漆黑的、寂静的山路上扇自己耳光的声音,那声音震颤着我的心房。我唯有祝福这个用力生活的中年货车司机,在悠长命运的晨昏,把生活的担子扛下去,希望他以后也能有轻松的日子、幸福的日子。

无数以后,不及当下

赵仕华

有个同事说,以后有空了,他就开个微信公众号,专门分析国际形势。然而,没有等到以后,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我亦关注一个专门分析国际形势的公众号,发现佳作便向他推荐。我们也会闲聊相关话题,他见解独到,评论起来头头是道,与之交谈颇感惬意。我曾戏称,待他退休后,可开设一个这样的公众号,定能拥粉无数。他对此表示赞同,我们还为此筹划了一番。然而,不久后的一次体检中,他不幸查出患有重病。治疗两年后,尚未等到退休,他便与世长辞。

我家次卧里有张乒乓球桌,折叠起来了。当初买下它时,我就期待着与孩子一同在家里享受打球的乐趣。初时,我们确实把球桌推到客厅,多次在这里挥洒汗水,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逝,球桌的使用次数越来越少。

我总是想,等以后孩子学业没那么忙了,我们再开心地打球。以至于孩子好几次约我打球,我都让他好好学习,以后再打。球桌就这样被遗忘在角落,孤独地承受着岁月的侵蚀。如今,它甚至已经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。

我的书房里堆满了新书,其中有些我购买后匆匆翻阅过目录,或者读过某个章节,然后就将它们放在一边,再也没有触碰过。我总是用“以后有空再慢慢读”来安慰自己,然而,新的书籍仍在不断购入,但我似乎永远没有闲暇的时候,也不知道那个“以后”究竟是什么时候。每当我走进书房寻找其他书籍时,总会看到那些还未阅读过的书,让我心里产生一丝愧疚。

小时候我过生日,母亲会给我煮个鸡蛋,做些好吃的。那时我就想,等我长大后,母亲过生日我也给她煮鸡蛋、做好吃的。我从小学到初中、到上师范、到后来参加工作,一直到现在工作20余年,母亲生日的时候,不用说给她煮鸡蛋、做好吃的,就连陪她吃顿饭的时间也屈指可数。

眼看着今年又要到母亲的生日了,我便在备忘录上设置了提醒,想着到时候请她吃顿饭。然而到了那天,我恰好在下乡。晚上,我睡觉之前又想起了这件事,内疚之余,只好默默地给卡里转了点钱。

我和朋友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,其中一点就是都喜欢写作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,在各大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,这是我非常羡慕的。我也曾想过,也许有一天,我会开始自己的写作之旅。

然而,生活的繁忙使我迟迟没有真正行动起来。朋友们依然在各种媒体上展示着他们的才华,而我却还在原地踏步。直到有一天,我意识到这样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。我已步入中年,时间变得更加宝贵。于是,我决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开始写作。我知道万事开头难,但也明白,一旦开始,事情就会变得简单。就这样,我开始了写作。一篇又一篇,从第一篇到第七百篇,每天一篇,春节期间也未停止过。慢慢地,我也有文字见诸报端。我庆幸开始了这段旅程,没有让那个遥不可及的以后成为我行动的阻碍。

我逐渐认识到,无论未来的可能性有多么丰富,也比不上当下行动的价值。只有珍视并充分利用好此刻,才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。



疑是林花昨夜开

“不知庭霰今朝落,疑是林花昨夜开”,寒冬时节,我国多地迎来降雪天气,雪后神州一派银装,宛如画卷。图为近日在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风景区,游客在雪中泛舟赏雪。

新华社发(齐立广 摄)

冬天里的树

一场狂野的寒风过后,经常看见那些纤细的枝条折断,落在树的脚下。这时,我总会想到“壮士断腕”,多么疼痛,又多么决绝,这何尝不是它们的生存智慧!更多的时候,它们是勇敢的斗士,那些褐色的枝干,就是它们的武器,像剑,像戟,严阵以待,对抗着西北风。

大自然永远是我们的老师,它暗藏了多少智慧和秘密。

冬天,寒风如鞭,凛冽如刀。冬天的树,时时承受着无情的鞭打和切割。但那又如何呢?寒风掠过它们的身体,枝条摇晃。寒风稍作喘息的时候,它们又挺直身姿。它们是生长在大地上的不倒翁,心平气和,不急不躁。

把云朵背在身上

是做棉花被。

奶奶把被罩铺平,又把棉绒一层一层铺在被罩上,翻进去后开始拿大针缝,一行一行,可细致了。“奶,你手上戴的是啥?咋跟一般的戒指不一样啊。”我无聊,一个劲儿地盯着奶奶看。“是顶针。”“哦,奶,你为什么每过一会儿就拿针磨头发?”“蹭蹭头油,针缝得更快。”“奶,我可不可以也缝两针?我觉得我也会。”奶奶掀起缝了一半的被子盖在我身上:“太阳这么好,你睡一会儿。”“奶,你是嫌我烦了吧?”奶奶没说话,只是闷声笑。

正午的村庄安静极了,小鸟扑棱棱地飞过,不多时,我就睡着了。梦里身边绕满了棉花,我追着棉花奔跑,风从耳边穿过,却感觉不到寒冷。追着追着,棉花都飞到了天上,越来越远,远成了天边的朵朵白云,我着急地大喊:“云!别走,奶奶的被子还没有缝完呢!”空旷的山坡没有声响,我累得大声喘着气,待抬头看天,云都飘走了。

等我醒过来,奶奶的被子已经缝好了!我激动不已,摸摸被里又摸摸被面。“奶,这被子好软和!”她一边收针一边笑:“今天晚上盖这床被子,你就不会冷了。”“真的?太好了!”我开心地抱着被子,迫不及待地想要夜晚来临。

时间如风吹云移般急速逝去,棉花被却从未缺席,我工作这几年,奶奶种的棉花更多了。棉花不好种,出现第一个果枝后就要去叶枝,果枝数量到一定量后要打顶心、打边心。八月左右需得摘除正在开的花以及刚出现的蕾,九月初要剪除空枝和老叶,九月底又

张燕峰

总喜欢到冬日的旷野里走一走,看一看那些树。

冬天里的树是那么简约,有一种疏朗的美。失去了繁密叶子的装饰点缀,呈现了最本真的状态。万千枝条,或粗壮,或纤细,但无一不自由舒展,在苍穹之下,在大地上。

冬天的树,在灰蓝天空的映衬下,是一帧无声的黑白照片,是一幅苍凉的剪影。无风的时候,它们保持缄默,那气定神闲的样子像一位胸有万千沟壑的智者,不言不语,又像一位在思考宏大哲学命题的思想家,低头沉思。在与它们深情的对视中,你的忧伤和痛

张燕峰

在深秋初冬交集之际,来到皖南。步入宏村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碧绿的湖水,当地人称之为南湖。波光、垂柳、白墙、青瓦,古意盎然。徐徐而来的秋风拂过湖面,道道涟漪湿漉了整个村庄。绕着湖岸信步于一条条古巷,那鹅卵石和青石板铺就的小巷就幽幽地在你眼前延伸,任由你的脚步去探寻斑驳久远的往事。

走在石板上,犹如踏在琴键上,脚步声,像在弹奏一支轻松悦耳的钢琴曲。小巷两旁有民居,有店铺,古朴雅致。穿过巷道,来到一处开阔之地,这里是宏村的核心区域。广场上有一座大型木构建筑,名为“乐叙堂”,是村民们举行婚礼、庆祝节日的场所。其建筑风格独特,屋顶的青砖雕刻精美,让人不禁为古人的技艺赞叹。

在宏村,你还可以看到许多古老的学堂、祠堂、庙宇,感受古徽州文化的底蕴。传统的生活方式还保留着,耕作、织布、制茶、酿酒。在这里,你可以感受到远离都市、心无羁绊的安宁和平静。

走进皖南川藏线必经之地宁国市青龙湾湿地公园,满眼的落羽红杉,挥洒了晚秋最艳丽的笔墨,渲染着美如油画的一方乡土。

驻足眺望,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,一棵棵红杉树或浅红,或深红,或金红,在芳香的阳光下,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。那苗条秀丽的身姿,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水面。你可以端坐于红杉树下,剪一缕暖阳,摘一片红叶,将疲惫的心与红杉相偎。

千亩红杉,身入其中,那才叫掉进了秋的海洋,神清气爽,再紧张的神经也会松弛。

在皖南群山中,还有一条多弯、陡峭的“六道弯”,叫桃岭公路,全长20公里,被人们称为“江南天路”。

这是皖南川藏线上最惊险、最精美的路段,蜿蜒、险峻。行车其间,沿途可见茂林、修竹、翠蔓、深潭、曲水,在秋风摇荡中,参差披拂,飘逸灵秀,宛若山水画卷。

从入口处逶迤而上,山道宛如蛇行,一边是绝壁峭壁,一边是万丈深渊,山道两旁林木幽翠,险趣共生。一路上,流水的琴声应和着山林各种鸟雀清脆的鸣唱,悠然动听。一道弯,峰回路转;二道弯,天地一线;三道弯,云雾缭绕;四道弯,千回百转;五道弯,山峦叠翠;六道弯,蓦然回首。你会感受到,大自然造化出一个不染丝毫尘俗,自由自在的桃源世界。

驻足于观景台,山风拂过耳际,纵目四望,但见峰峦攒簇,翠螺千点,林木疏朗,山水之间烟雾迷蒙,气息清新,恬淡从容。流泉的晶莹和山石的厚重、朴拙,令人顿生脱尘之感,禅意佛心悠然而来。

读毛主席诗词

杨志学

你融化了李贺
让他成为你诗歌里的一个注脚

你唤醒了李白
诗仙也惊叹
浪漫,竟能有如此的气派

你借鉴了许多诗人
比如李商隐,比如陆游……
酿造出当代诗词的一壶壶美酒

有人说诗意已被唐人写尽
那是因为他停留在语言的层面

有人说词的豪放与婉约
已被宋人写绝
然而,当豪放与婉约真正
熔为一炉,也自会产生例外
而对于例外之人
人们只能叹服他的旷古奇才

宏村、落羽红杉和“六道弯”

华光耀

在深秋初冬交集之际,来到皖南。步入宏村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碧绿的湖水,当地人称之为南湖。波光、垂柳、白墙、青瓦,古意盎然。徐徐而来的秋风拂过湖面,道道涟漪湿漉了整个村庄。绕着湖岸信步于一条条古巷,那鹅卵石和青石板铺就的小巷就幽幽地在你眼前延伸,任由你的脚步去探寻斑驳久远的往事。

走在石板上,犹如踏在琴键上,脚步声,像在弹奏一支轻松悦耳的钢琴曲。小巷两旁有民居,有店铺,古朴雅致。穿过巷道,来到一处开阔之地,这里是宏村的核心区域。广场上有一座大型木构建筑,名为“乐叙堂”,是村民们举行婚礼、庆祝节日的场所。其建筑风格独特,屋顶的青砖雕刻精美,让人不禁为古人的技艺赞叹。

在宏村,你还可以看到许多古老的学堂、祠堂、庙宇,感受古徽州文化的底蕴。传统的生活方式还保留着,耕作、织布、制茶、酿酒。在这里,你可以感受到远离都市、心无羁绊的安宁和平静。

走进皖南川藏线必经之地宁国市青龙湾湿地公园,满眼的落羽红杉,挥洒了晚秋最艳丽的笔墨,渲染着美如油画的一方乡土。

驻足眺望,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,一棵棵红杉树或浅红,或深红,或金红,在芳香的阳光下,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。那苗条秀丽的身姿,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水面。你可以端坐于红杉树下,剪一缕暖阳,摘一片红叶,将疲惫的心与红杉相偎。

千亩红杉,身入其中,那才叫掉进了秋的海洋,神清气爽,再紧张的神经也会松弛。

在皖南群山中,还有一条多弯、陡峭的“六道弯”,叫桃岭公路,全长20公里,被人们称为“江南天路”。

这是皖南川藏线上最惊险、最精美的路段,蜿蜒、险峻。行车其间,沿途可见茂林、修竹、翠蔓、深潭、曲水,在秋风摇荡中,参差披拂,飘逸灵秀,宛若山水画卷。

从入口处逶迤而上,山道宛如蛇行,一边是绝壁峭壁,一边是万丈深渊,山道两旁林木幽翠,险趣共生。一路上,流水的琴声应和着山林各种鸟雀清脆的鸣唱,悠然动听。一道弯,峰回路转;二道弯,天地一线;三道弯,云雾缭绕;四道弯,千回百转;五道弯,山峦叠翠;六道弯,蓦然回首。你会感受到,大自然造化出一个不染丝毫尘俗,自由自在的桃源世界。

驻足于观景台,山风拂过耳际,纵目四望,但见峰峦攒簇,翠螺千点,林木疏朗,山水之间烟雾迷蒙,气息清新,恬淡从容。流泉的晶莹和山石的厚重、朴拙,令人顿生脱尘之感,禅意佛心悠然而来。